



红豆相思·两全其美

冯玉奇◎著

民國誦脩水說興藏齊庫民國誦脩
水說興藏齊庫民國誦脩
齊庫民國誦脩水說興藏齊庫民國誦脩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張外借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红豆相思·两全其美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豆相思·两全其美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205-0010-4

I. ①红…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529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 字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红豆相思

第一回	小别今重逢 误会冰释意更浓	3
第二回	大盗夜抢劫 家破人亡遭惨祸	17
第三回	命薄瓦上霜 卖身葬母欲断肠	30
第四回	知音天上来 无意邂逅欢乐中	42
第五回	设巧计 舞罢归来娇女脱樊笼	54
第六回	蒙垂青 恍登天堂庆幸有安身	66
第七回	多劫难 才慰芳心忽又漂泊苦	79
第八回	得噩耗 红豆相思抱恨痛无穷	94

两全其美

第一回	用情千古独 断肠女竟走断肠路	111
第二回	惨案世无双 伤心人痛述伤心事	128
第三回	不约而同 夫妇俩居然各收养女	143

第四回	搬弄是非 恶丫头唆主假闹自杀	156
第五回	惨遭轰炸 进退维谷幸逢多情女	170
第六回	含冤莫辩 左右为难险做阶下囚	185
第七回	痛悉个中情 父女别离又相逢	199
第八回	两全其美乐 姊弟各成好姻缘	212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31

红豆相思

第一回

小别今重逢 误会冰释意更浓

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苏州、杭州这两处真是好地方。而尤其是杭州比苏州更好，因为杭州的古迹和名胜比苏州多，单拿西湖十八景来说，也足够使一班游人所留恋的了。

离开西湖附近不多远有个小小的村落，这村子里好像世外桃源一般，无忧无虑，村中人民安居乐业。因为大家很俭朴的缘故，所以大家也都十分温饱。这里有个小小的竹院子，院子门口植有垂柳数株，迎风而舞，远远望去，在黄昏的空气里，如烟如雾，胜如天上。院子内也有一块园地，种着绿油油的蔬菜，还杂有金黄色菜花，在斜阳余晖笼映之下，颇觉好看。这时屋檐下的小方桌旁坐了一个五十左右的男子，他握了酒杯，正在独个儿地吃喝着，看他样子好像十分逍遥自在，显然也是一个小康之家的景况。那时已暮春季节，昼长夜短，所以时虽傍晚，天色尚亮。不多一会儿，屋子里走出一个少妇，年约二十许，生得幽静稳重，虽然蓬头粗服，却也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她手里端着一碗热菜，笑盈盈地走到桌旁，说道：

“爷爷，这是刚起锅的红烧鲫鱼，您老人家下酒吃很好的。”

“嗯！嗯！好媳妇，时候不早，你也可以来吃晚饭了。趁红豆这孩子没有醒来，你也可以安安静静吃一顿饭了。”

那老者满面堆笑地回答，似乎对于这个孝顺的媳妇心里也感到

十分关切怜惜的意思。那少妇点头答应，一面盛上了饭，一面坐到桌子的下首，便慢慢划饭吃了。

原来这个老者姓贾名铁民，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怀德。怀德十五岁那年，死了母亲，铁民却也不再续娶，就把怀德辛辛苦苦地抚养成人。到了二十岁，给他讨了一房媳妇，姓朱名淑春。虽是乡下人家女儿，却很知礼义，夫妻间相敬如宾，十分和睦。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红豆。如今红豆还只两岁，不料淑春腹内又有身孕，而且将近分娩之期了。

这时翁媳两人默默地各自吃着酒饭，黄昏的空气是静悄悄的，显得十分沉寂，只有三五成群的小鸟儿展翅掠空，飞鸣归巢。铁民向天空望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低低说道：

“怀德这孩子到上海去做事情，一转眼竟有半年多的日子了。前星期来了一封信，说月底可以回家来，今天已经是三月二十八日了，我想在这两天内，他大概总可以到家了吧？”

“是的，这几天总可以回家了。爷爷，你酒不知够了吗？要不给您再去烫一壶来？”

淑春在爷爷面前不好意思显出过分欢喜的样子，却故意装作并不十分介意地回答，说到后面，又低低问他酒可够了吗。铁民心里很快乐，摇了摇头，说道：

“够了，够了，酒这样东西，少喝一点儿，可以活血脉，助精神；但多喝了，到底伤身子，而且更容易误事情的。”

“不过像爷爷这么年纪了，就是多喝一点儿，那也不妨事。”

“话虽这么说，但酒价也越弄越贵了，每天多喝一斤酒，一个月也得花不少的钱。想怀德这孩子负担一天一天地重起来，我做父亲的没有能力帮着他赚钱，但到底也不忍心给他瞎浪费啊！”

铁民这几句话听到淑春的耳朵里，心中倒也着实很感动。不过做媳妇的当然也得奉承他几句，那么他老人家心里才感到欢喜，于是忙含笑说道：

“爷爷，您今天多喝一点儿酒，那也算不了浪费啊。宁愿我们别地方节省一点儿，爷爷又没别的嗜好，喝些酒也应该的。”

“哈哈，好媳妇，难为你这样孝顺我，我心里真也太高兴了。”

铁民自然也万分安慰，他摸着已花白的胡须，这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了。这时淑春刚吃完了饭，忽听屋子里播送出来一阵孩子的哭声，知道红豆醒了，遂急放下碗筷，匆匆地入内去了。淑春到屋内去后，院子外忽然走进一个少年来。铁民用目望去，见那少年是怀德的同窗好友杨志飞，遂忙笑着起迎，说道：

“我道是谁，原来是志飞贤侄，快快坐下来，我们一同喝酒吧。”

“贾老伯，听说怀德兄这几天要回家了，所以我来望望他，不知他回家了没有？”

杨志飞一面坐下，一面也含笑招呼地问他。铁民听了，有些奇怪的样子，望了他一眼，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怀德兄前两天有信给我，我才知道的。”

“哦，原来如此，怀德信中确实说这个月底回家，我想最迟明后天一定可以到了。淑春，淑春，杨先生来了，你快些再烫一壶热酒来。”

铁民说到后面，扬着脸，向屋子里又这么地高叫着说。淑春在里面答应了一声，抱着红豆，先拿了一副杯筷出来，见着志飞，便笑盈盈地说道：

“志飞叔叔，您好久不来了，今天难得请过来的。怀德要回家了，你知道吗？”

“嫂子，我就得了这个消息，所以来问问你们的。对不起，我这么一来，倒叫嫂子又累忙了。”

“忙什么呀，又没好小菜款待你，家常便饭，只怕简慢你了。”

“嫂子，你真会客气，红豆给我抱抱，这孩子越发长得好玩了，我真欢喜她。”

杨志飞说着话，伸了两手接抱了红豆，很疼爱的样子，笑嘻嘻地说。铁民握了酒壶，在志飞杯子上斟满了，一面也笑道：

“志飞贤侄，你这样喜欢红豆，那么我们红豆就认你做了干爹吧，明儿给你也好养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呢！”

“好的，好的，只要老伯舍得，我真是喜欢还来不及哩！”

杨志飞原是只听了上面这两句话，下面这一句话他还没有听到，却先笑着回答。不料铁民和淑春早已发笑起来，志飞被他们一笑，方才理会了，一时红了脸，倒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原来志飞新婚不久，还只有三个月光景，所以铁民这么打趣他。他因为没有听清楚，竟这么承认着答应了，这就无怪铁民和淑春忍俊不置了。过了一会儿，淑春含笑问道：

“真的，新嫂嫂坐喜了没有？”

“哪有这么快？这个年头儿，生活程度一天一天地高涨，我觉得还是节省点儿吧，多一个孩子要多一个开销呢，我又不会赚大钱，负担可真吃不消。”

“志飞贤侄，你真好算盘，那可不是成了经济博士了吗？”

铁民见他一本正经地说出了这几句话，因此又打趣他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倒说得志飞、淑春又好笑起来了。淑春这时进内把一壶酒烫好出来，伸手抱还了红豆，笑道：

“志飞叔还是喝酒吧，你抱孩子还不大顺手呢。”

“就是因为抱得不顺手，所以他现在要练习练习，明儿自己养下了孩子，那么抱起来才会觉得很顺手呢。”

“贾老伯，你真会说笑话哩！”

杨志飞偷望了淑春一眼，一面红着脸，一面难为情地讪讪地笑。说起来真巧得很，大家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院子门外停下一辆人力车来，车上跳下一个少年，手提皮箱，却在付车钿。淑春探首一望，心里好生欣喜，不禁“呀”了一声，叫着道：

“爷爷，你瞧，这不是怀德回家来了吗？”

“啊！真的，真的，怀德兄！”

杨志飞回头去望，也早已看见了，这就慌忙离座而起，奔到院子外去迎接。怀德和他握了一阵手，满面含笑，也不及说话，就和志飞携手入内。怀德放下皮箱，先向铁民叫了一声爸爸，然后请了安，一面回头向红豆望了一眼，快慰地说道：

“这孩子半年不见，白胖得多了。”

“怀德，红豆也会学叫人了。红豆，叫声爸爸！”

淑春得意十分地抱到他身旁，要红豆向怀德叫爸爸。红豆似乎对于这个爸爸有些陌生，乌圆的小眼睛在怀德脸上呆呆地望着，好像并不认识的样子。怀德用手指拨拨她苹果般的小脸，一面微笑着，一面叫淑春把皮箱拿进卧房里去。一面又拍拍志飞的肩胛，用了抱歉的口吻，说道：

“对不起，志飞弟，你的大喜日，我不能赶回来向你亲自道贺，还得请你原谅。”

“可不是！还说呢，我知道你架子比老伯还大，老伯倒被我请到了，只有你大人物却请不到呢！”

“其实倒是你的便宜，假使我在这儿的话，第一夜就不会叫你亲亲热热共圆好梦，谁不知道我是一个吵新房的老手？志飞弟，实在我还是成全你的呢。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新房没有吵，明天我把你们老房还是仍旧要吵一番的！”

怀德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又好笑起来。这时淑春又拿了一副杯筷出来，放在桌子上，秋波望了他一眼，说道：

“你在火车上大概还没有吃过晚饭吧？”

“是的，志飞弟，来来来，我们坐下来一块儿吃酒吧。”

怀德点了点头，拉了志飞一同坐下。淑春又到厨房里去，添烧了两只小菜。怀德望了望铁民的脸，说道：

“爸爸，您近来身子还好吗？前儿淑春给我信中，说爸爸常有咳嗽，我这次回来，给你带来一瓶咳嗽药水，还有一瓶鱼肝油精，这

对于身子倒很有补助的。”

“前儿咳嗽是因为偶然感冒的缘故，不多几天就好了，怎么淑春偏会写信给你呢？这种药水，还有什么鱼精，都是很贵的，你白白糟蹋钱的，瞧我这样硬朗的身子还用得补了吗？只要黄汤一喝下，三五十里路，一口气跑得到，你们小伙子怕还不及我哩！”

铁民这两句话，倒叫大家又好笑起来。志飞在旁边凑趣地插嘴奉承着说道：

“老伯的气色真不错，瞧脸终年红红的，比我们血气真要旺得多了。不过怀德兄也是一片孝心，老伯本来硬朗的身体，吃了补品之后，那当然是益发延年益寿了。”

“这也不见得，常言道，百补不及一食补，一个人只要吃得下饭，喝得下酒，那就很不错了。对于补品，我是一向不相信的，尤其是外国货的补药，我就不爱吃，价钱倒挺贵，效力并不大，无非是广告做得响罢了。”

怀德听父亲这样说，一时也不敢说什么，遂和志飞谈谈别后的情形。铁民又问了怀德在上海店中的情形，并问请了多少假期。怀德说，承蒙经理看得起，给我半个月的假期，因为店中的事情也忙得很，所以也不好意思多请假。大家一面吃酒，一面闲谈。等吃完了这一餐饭，天色方才完全黑下来了。铁民、怀德于是又请志飞到草堂闲坐，淑春送上了茶，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志飞便要告别回家。怀德忙说道：

“志飞弟，你慢些走，我还有一样东西，请你带了去。”

“是什么东西？”

“你且别问，回头自然知道了。”

怀德说时，又向淑春附耳说了一阵。淑春点头，便含笑入房，不多一会儿，她取了两双丝袜、两方丝帕，匆匆拿出来，微笑道：

“志飞叔叔，这些算不来的礼物，送给新嫂嫂吧。”

“啊呀，我道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为了这个……那可太客气了，

我不敢拜领，还是嫂子留着自己用吧。”

志飞见了，方才明白了，这就“呀”了一声，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淑春也笑着说道：

“你不要客气，又不是给你的东西，要你推却什么呢？况且怀德在上海买了很不少，我也有的用了。”

“志飞弟，你要推推让让，那倒显得生分了。”

怀德在旁边也很诚恳地说，志飞方才道谢收下了。铁民说外面黑暗，拿了灯笼去吧，志飞听了，忙笑道：

“今夜月色很好，没有关系，走路很方便的。再说我家离此不远，不到五分钟就回家了，老伯别费心吧。怀德兄，那么我明天请你吃饭，老伯和嫂子都一块儿请过来，不知肯赏光吗？”

“明天太局促，我想过两天一定到府上来拜望新嫂嫂。”

“过两天便是初一，那也好，准定初一到舍间吃午饭，你们大家都来，一个不到，我还要亲自来接请的。”

铁民连说好的，怀德也点头含笑，于是父子两人送了出来。在屋檐下，志飞再三阻止铁民不要送了，铁民乃停步不送，怀德送到院子门口，方才握手分别，回身关了竹篱笆的门，走进屋子里来。只有淑春一个人在屋内收拾，便问爸爸呢，淑春回答道：

“爷爷多喝了一点儿酒，脚软手软的，他老人家回房安息去了。”

怀德点了点头，匆匆走入自己的卧房，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皮箱打开，在箱子底里翻出两卷洋钲，还有一叠钞票。这时淑春齐巧进来，怀德说道：

“淑春，我从上海带来两百元钱，一百元是现洋，一百元是钞票。这一百元现洋，我想交给爸爸去藏起来，那么他老人家也好欢喜，你说好吗？”

“这是应该的事情，何必问我好不好呢？”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夫妻之间也应该互相知照的。比方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当然也会告诉我一声的，是不是？”

怀德听她埋怨自己的回答，这就含了笑容，很有道理地说。一面拿了两卷现洋，便匆匆地拿到爸爸房中去了。这里淑春心中暗想：怀德到上海去了半年，不知在外面有没有荒唐的行为，我倒把他箱子里检点检点，看有没有女人用的东西。淑春一面想，一面把箱子翻开，细细地翻阅了一会儿。见除了随身用的衣服鞋袜等之外，并没有可疑之物，其他只有几本小说而已。淑春拿着小说，一面翻着，一面蹙眉暗想：我这个人也未免太傻了，怀德也不是一个含糊的人，就是他在外面有了女人，他也绝不会把女人的东西带回家中来的。一时又想：我和怀德虽然结婚还只有三年，不过他的性情、他的品行，我是知道得很详细的，他不但少年老成，而且规矩划一，想来是不会十分荒唐的。假使他在外面不很老实的话，那么他也不能有积蓄可以带回家中来了。淑春这样一想，芳心里立刻又宽慰了不少。就在这时，她手里翻着书本，忽然在书本内掉落一张长三角形的小照来，后端还系了一条粉红色的丝线。再看小照里面，是一个绝色的少女，笑靥生春，十分妩媚可爱。淑春这一见非同小可，她那颗芳心立刻不受用起来，好像吃了一碗镇江醋的模样，只觉酸入骨髓，痛到心胸，忍不住眼泪盈盈地滚落了两颊，暗自想道：这可给我找出证据来了。可见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的男子，哪一个逃得了美色的迷恋呢？正在拿了照相暗自伤心的时候，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响，知道怀德回房来了，这就把照相立刻藏入怀内，和衣倒在床上，伸手拍着睡熟了的红豆，装出毫没有翻过箱子的神气。怀德跨步入房，见了淑春和衣而睡，便低低说道：

“淑春，你这么睡着，当心受凉呢。”

“哦，因为红豆哭醒了，我才拍着她哄睡的。”

淑春方才含笑回答，她已从床上坐起，显出一些没有伤心的样子，给他倒了一杯茶。怀德告诉道：

“爸爸见了白花花的现洋，心中很高兴，他说我好呢！”

“嗯，你真好，我也说你好哩！”

淑春表面上虽然这么回答，但心中却暗暗地怨恨。但怀德哪里知道她心中的意思，遂拉了她的手，亲热地说道：

“爸爸告诉我，说你在家恪尽孝道，而且又非常节省，所以我很感激你，你不是比我更加好吗？”

“服侍爷爷，代子尽职，这是我做媳妇应该的事情，那也说不上好坏的。只是你外面半年来，刻苦耐劳，节俭十分，不荒唐，不游戏，把这许多钱带回家中来，那才是真正的好呢！”

淑春话中有话，原以为怀德听了一定有些反应，万不料怀德却并无知觉，而且十分喜悦，含笑把一百元钞票交到淑春手里，说道：

“这些钱你去藏着吧。淑春，时候不早，我们也该安息了。”

“是的，你一路上也很辛苦了。”

淑春一面说，一面藏了钞票。怀德把皮箱合上，放在床底下，两人便熄灯睡了。少年夫妻，躺进在被窝内的时候，少不得要亲热一会儿，何况他们是久别重逢的呢。所以怀德搂着淑春的脖子，在她小嘴上只管甜甜蜜蜜地吮吻。淑春被他温存了一会儿之后，便悄声说道：

“好了好了，吻了这么许多时候，难道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哩！你想，我有半年多的时候不吻你了，今天就是给我吻上这么一夜，我还嫌少呢！”

怀德贼秃嘻嘻的样子，一面笑着说，一面在爱妻身上还十二分地顽皮。淑春又羞又喜，轻轻地啐了他一口，说道：

“亏你说得出来，难道不怕难为情吗？”

“常言道，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也。所以夫妇之间，说几句笑话，那算得了什么呢？淑春，你给我再吻吻。”

“好了，当心吵醒了红豆，那就不能再安静的了。”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淑春，我的爱人，我……”

怀德挽着淑春颈项，真有些想入非非起来了。不料淑春此刻的

芳心里倒又引起了无限的疑窦，这就恨恨地推开了怀德，冷冷地一笑，哀怨十分地说道：

“怀德，你莫非把我当作外面的野女人一般看待了吗？”

“淑春，你……这是打哪儿说起的呢？”

淑春这两句话方才把怀德感到吃惊起来，遂用了奇怪的口吻，向她低低地问。淑春并不作答，却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怀德伸手在她脸部上一摸，却发觉她在淌眼泪，这就更加摸不着头脑了，“咦”了一声，低声唤道：

“淑春，你好端端的忽然淌起眼泪来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你是个有身孕的人，无缘无故伤心，不是有损于健康吗？”

“我死了，你才好称心呀，另娶个更美丽更贤德的好太太，这倒是我成全你的了。”

怀德听她兀是怒气冲冲地回答，一时越听越没意思起来了，遂也叹了一口气，很失望的表情，说道：

“你这算什么意思呢？今天我才从上海欢欢喜喜地回来，夫妻团圆，应该多么快乐才好。谁知你淌泪哭泣，甚至于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那不是太叫我莫名其妙了吗？”

“有什么莫名其妙呢？反正外面的女人总比家里妻子好，我是及不来别人漂亮、能干、有情有义……”

“够了够了，你这些话都是从什么地方去搬出来的呀？听你口口声声地说外面女人，这外面女人到底指点哪一个？难道说我在外半年的时间，你就疑心我另爱别的女人了吗？”

淑春听他还一本正经的语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问自己，这就冷冷地一笑，气呼呼地说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做的事，倒来问我？”

“呀呀！照你这么说来，你是一口咬定我外面有女人的了？”

“这是事实，我又并没有冤枉你！”

“还说没有冤枉我？这简直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